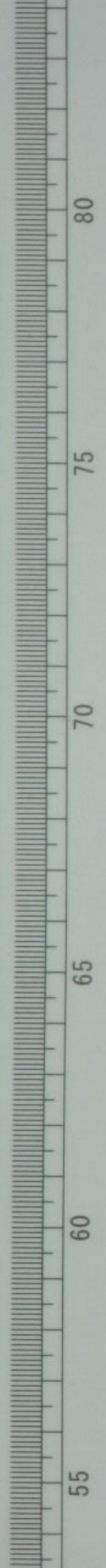




九十九ノ百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20



文庫11
D263
20

010190558326

後漢書卷之九十九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

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

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梁冀孫壽寇榮鄧萬代見桓紀

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

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

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

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

二世即胡亥

趙高之變

不朝則夕。

趙高使女壻閻樂弑胡亥於望夷宮

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

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

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
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即以厭人鬼

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
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

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
郎張陵馮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

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饗
餐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

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
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

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則由善人在德為瑞

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
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丈反帝不許有詔

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
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

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
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

立君大事武
不編向三之九
所等而招謀
及劉儵何其
輕忽此宜

敗也

後漢書卷九十九 竇武傳

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喜侯子機涓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鄆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

淺著志識六

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索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

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

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夫人即趙婕妤

後漢書卷九十九 竇武傳

四

太后語甚是

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允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

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颺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水與尹勲、侍御史祝璿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南勲。水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

事在臨期而
出宿歸府
以節等為不定
慮邪

瑞言七是中
常侍三禍
則能而不回
終別傲而威
慶者不勝為
善武也

後漢書卷九十九 竇武傳

五

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祭信，閉諸禁門。祭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封祭，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出鄭廙，還共劫太后，奪璽書。

劉

敝曰：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

令中謁者守南

宮，閉門絕複道。複音福。使鄭廙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

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命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

是時武與
引注名士何
一人出也

後漢書卷九十九 竇武傳

六

可見漢世元
人皆一印之經
也

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於是武軍稍稍歸南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

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

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

可後年礲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

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

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

四方纖纖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

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

年礲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礲音苦教反礲猶惡也收捕宗親賓客姻屬

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

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

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

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

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

已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

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

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

馬超為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

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

出廣雅曰木藁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

屈

屈音丘 吉反

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

祥

祥吉凶之先見者 尚書曰毫有祥

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

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

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

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

南陽屬荊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

臣自同都

官從事帝從之

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

自是肅

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

敞者太尉溫之弟也

漢官儀曰溫字伯慎襍人也封玄卿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

董卓取溫笞殺於市而厭之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

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

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

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

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

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

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也

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

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

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臯拜苗為車騎將軍封

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

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

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

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

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為之柰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

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

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

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

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

躬擐甲介馬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

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

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

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

一都字宜作校也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

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

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

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

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

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
 兖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
 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
 無威儀不可為人主前書曰佻輕也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
 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
 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
 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
 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也音任
 覽反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

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
 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
 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
 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居將軍宜更清選
 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
 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為司徒司空孫湯為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
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
 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
 龐紀何顥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

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

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

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唯申及甫唯周之翰今大行在

前殿人主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

禁兵劉敞曰案文多一宜字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

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

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

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

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

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

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
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
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
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
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
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
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
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
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

至論後
謀國者當
書心通
置之左右
武直不
不聽者或
者繼於
武之股乎

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
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
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
戈授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大阿授楚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
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王林苑又使
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强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
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
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
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

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前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

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唯思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

歛入省

歛音許物反

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

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

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

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

罪也

說文曰憤憤亂也

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陳留王協

母王美人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

我曹涕泣解救各出家財

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

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

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

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

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

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

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

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

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

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

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複音

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窓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

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
 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
 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
 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
 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
 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
 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
 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放
 曰案文

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
 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

紹因進

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

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

穀門洛
 城北當

中門也

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

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

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

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

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

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闔豎身死

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

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

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

楚戰大敗於泓也。」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

房，上僭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

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後漢書卷之九十九

後漢書卷之一百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

少有才畧，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

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

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

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

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遷侍御史，進將誅闡官，欲召并州牧董

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

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夜反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

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

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

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

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

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以袁紹為勃海太守

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

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

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

用邪公業懼乃詭辭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為山

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其要今

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武以

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

戰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

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

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

者孟卓名逸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孔由清談高論噓枯

吹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

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

悍勇也

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

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

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舡人怒以楫唬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舡人髮植目裂舡中人盡播人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

聊城之守

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

下不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

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

怙亦恃也

將各基峙

峙止也○劉敞曰案文基當作基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

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

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

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

挾持也

況其壯勇

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

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

○劉敞曰案文多一有字緣者字生之

及匈

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

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

而明公擁

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

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

恃以膠固之衆

膠亦固也

當解合之執猶以烈風掃彼枯

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

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

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志

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

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

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況

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

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

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

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

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

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

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

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顥荀

攸共誅殺卓事洩顥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

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二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

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昱傳父伯太山都尉

融幼有異才

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

引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年十歲隨父詣京師

時河南尹李膺

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

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同也

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

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

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

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

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

家語曰孔子謂南宮

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

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

後至

煒音于

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

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

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

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聞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

所怨覽為刑章下州郡以名捕儉

刑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劉敞曰

正文案覽何能刑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

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

於褒不遇

抵歸也融家傳褒字文禮也

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

告融見其有窘色

窘迫也

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

君主邪因留舍之也舍止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

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不知所坐融曰保

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

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

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

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

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

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

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河

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

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

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

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

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

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

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

中軍候劉放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在職三日遷

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

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歛

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

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

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

求救於平原相劉備

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

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

備驚

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

廣迄無成功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

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

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

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

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初太傅馬日

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

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

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

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

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

屈辱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

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寧

輯東夏輯和也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

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為首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

以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

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吾紀侯之麤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

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麤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

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劉放曰注魯衛之侵也使耕者東西其畝又云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却少一地宜僚臨白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

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

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鄭人討幽

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

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

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吏端刑

清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

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而棄廢之非所謂

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紆訢朝涉之脛天下謂

為無道

尚書曰紂斷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

夫九

牧之地千八百君

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君也

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

○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

求俗

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

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

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

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伊戾禍宋

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馳而告曰

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高英布為世大患

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

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王謀

反誅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

如鬻權

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楚

人以為大鬪君子曰鬻權可謂愛君矣

信如卞和

韓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已刑其左足及文王

即位和又奉其璞王人又曰石也又刑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又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

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操曰進寶

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

涓事魏惠王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

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贖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劉放曰注軍半至案史記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既節取不宜長此三字又令齊軍曰善射
宛如巷伯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案文多一曰字
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
才如史遷李陵為匈奴敗馬遷
明陵當必立功以報漢遂被
下盤室官刑後乃著史記

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

通達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用刀鋸也
是太甲之思庸

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
穆公之霸秦秦穆

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遂霸西戎

事見左傳
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

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為惡也
陳湯

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
魏尚之

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中守

也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

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

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

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

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

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

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

聖躬國為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

猶天之不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

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

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

所以杜塞邪萌形見也愚謂雖有重累必宜隱忍賈誼

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

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乎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

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茅青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

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賀戎孰敗之蓋晉敗之

曷為不言晉敗之王前以露衰術之罪今復下劉表

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

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

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
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

案表跋扈擅

誅列侯逼絕詔命斷盜貢篚

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
如篚也詩曰厥篚玄纁

璣

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

書曰今
商王受

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
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泉府藪澤也

郃鼎在

廟章孰甚焉

左傳取郃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
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

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郃鼎在
廟章孰甚郃鼎國所作也

桑落瓦解其執可見

桑之落矣
其黃而隕

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

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

並獻
帝子

帝傷其早歿欲為修四

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

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

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

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

梁懷王相景帝弟也
立十年薨臨江愍王

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孺地自
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

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
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

及進爵為王而薨融家傳及本
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

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亂聖慈

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

稱音尺
證反

祭祀

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

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

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

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畧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

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融乃與操書稱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為迎取之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妲音丁未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

毒虐衆庶武王克殷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操不悟後

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

建安十三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

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柝其長尺有咫肅慎國

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畧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

荆葉如榆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

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蘇武牛羊武遂窮厄也時年饑兵興操表

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

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

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

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

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餽糟歎醢取困於楚

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

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既見操雄詐漸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拘正理又嘗

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

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

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

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浦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

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承望風旨以微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

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

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為朕虞益讓

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

是禹與九韶之樂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君

居牀以待賊西漢紀信破家為國若要離焚妻子以狗吳李通誅宗族

以從漢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史記

范睢一餐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鼂為御

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以誅錯為各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

國景帝遂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秦昭王

使張儀誦詐懷王今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

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愔守恂擊禹今流俗本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宗誤作宋也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

慎與音余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歸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荆謝之相與為刎頸之冠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申

伯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為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

法之平以為小介介猶帶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為帶芥者也當收舊好而

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

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

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融報曰猥惠書教

猥曲也

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

鄰

山陽與魯郡相鄰比

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

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

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

求賀

宣子趙盾謚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曲河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

韓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

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

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原景故曰三閭

智非

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

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

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

夏小正云昆眾也孫卿子

曰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

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

以為不如心競

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君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

無傷雖出勝下之負

韓信貧賤淮陰少年侮之令信出勝下

榆次之辱

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

不知貶毀之於已猶

蚊虻之過也蚊音文虻音蚩蚊虻之暫過未以為害子產謂人心不相

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執者欲

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

酸也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甕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鑪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

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間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

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逆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

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性見之曰穀

聞先王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

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為也將

棄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

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

穀可乃使卻穀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

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為大夫僕音七眷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

公與已同愛却慮故發於中心而訓誨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

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

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

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

及退閑職大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

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

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

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采必演而成

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

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

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

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

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

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

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

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

齊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

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

融為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又前

與白衣彌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

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

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缶也字書曰瓶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

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荅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

每戒融剛直。

魏畧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

從之。

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吾死

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樂布，梁人也，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

採 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

故上書 **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

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平仲立朝有紆盜齊**

之望 紆音舒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

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若**

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所以動義槩而忤雄心 忤逆也

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 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

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

也 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 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身後謂曹丕受禪也

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 園即剗字音五九反前書音義曰剗謂剗團無

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曰品庶每生 **慄慄焉皜皜**

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慄慄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

皓音古老反

荀彧字文若 袁宏漢紀彧作郁 **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

也 朗陵縣屬汝南郡故潁也 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父緄為濟南相** 緄音古本反 **緄**

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 典畧曰衡欲以女娶汝南傳公

明公明不取 轉以妻彧 **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

顯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

廉再遷亢父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董卓之

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

西山中密縣西山也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

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

避之亟音紀九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

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

將李傕所殺畧焉或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

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數計數也○劉放曰案文但云明有意數

不成文史筆不如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

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

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

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

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齊東郡今濮州縣也甄

今作郵音絹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與畧宮字公臺

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

悉應之邈乃使人譎或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

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

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

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

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

往必危也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

必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

去就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

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

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

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

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

以高祖无武此
三而謂或不覺
於操吾不信也

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

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

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

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此實天下之要

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

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

穡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

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

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

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

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人於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也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

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自天子蒙塵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將軍

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

心無不在王室

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

今鸞駕旋軫

鄭玄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

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

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

皆與彧籌焉彧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及鍾繇郭嘉魏志

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彧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

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陳羣杜襲

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司馬懿戲志才

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為侍中

等懿字仲達即晉宣帝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

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為揚州刺史後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韋康為涼州後並

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

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

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紹與操

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饕餮放橫父嵩乞匄攜養操贅閹遺醜並倨慢之詞也

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紹雖

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以攻許操與

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

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豐字

元皓鉅鹿人天安瓌傑權畧多奇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

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

州委配腹心之甚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

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

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

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

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

在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

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書與或議

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或報曰今穀

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

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臯間久相持不決後羽

請鴻溝以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言與

不得進已半年矣搃音厄搃謂捉持之也情見執竭必將有變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

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

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彧彧對曰紹既新敗眾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也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眾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

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彧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眾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恢大也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徼邀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

南轅反旆杜預注軍門前大旂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

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以自百各規

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

之執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

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

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

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云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

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 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

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

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

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

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或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

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臣況君奇謨拔出

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功於或也雖慕魯連冲高

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

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將為聖人達節之義

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

以正司

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

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

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今華夏以平荆

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

從之會裴病死

魏志操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

昭字

公仁濟陰人也

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

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

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種鬯謂之九錫錫與也

侯氏之璜封公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密以

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

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

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

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

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

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

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

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

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

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

左傳曰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

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

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

亭侯彧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

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

留或依以為重書奏帝從之遂以或為侍中光祿大

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

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或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

郡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

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隱而

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

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

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以嘗謂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或而外

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齋爾聖書搞軍飲享禮畢或請問太祖知或欲言揖

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讌樂祖日謂祭祖神

之日因為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祀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祖謚曰敬侯

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

矣趙岐注孟子曰倒懸猶困苦也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間關

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

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不肯漢也誠仁為

已任期紆人於倉卒也紆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

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

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

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盖有

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或豈願強曹氏方時運之屯遭易曰屯如

連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執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也盖取其歸正而

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謂詭辭以對卓揮金條

朋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

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竟

誰佐也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政迹疑心一迹若心如一也

後漢書卷之一百

後漢書卷之一百一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

舉孝廉茂才

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

太尉陳蕃

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

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

良或作郎

奉事黃老

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

首音式受反

符水呪說以療病病

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

北極天殿

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
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
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
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
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誦徐奉等
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
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

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
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
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
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
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論賊衆多故以為名殺人以祠天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
軍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
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
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

平津諸關並置都尉

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

召羣臣會

議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

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

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

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

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

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

在眾寡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

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

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綵束茅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

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

城

苜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

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

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

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

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

西華縣屬汝南餘

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

禽卜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

今貝州宗城縣

梁眾精勇嵩不能剋明日

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孥繫獲甚眾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

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

觀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

里美陽兩縣

並屬扶風

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

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温卹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

干謂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

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

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

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未冬老子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兵動

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

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

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

實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平嵩

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

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

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

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今信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

反為吕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主上執弱於劉項

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電叱咤可以興雷

電搗即摩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抵頽抵音紙擊也崇恩

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

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

誅闖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

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

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

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

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

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

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

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

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

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

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

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

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

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

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

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

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

舍宅踰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

餘

孫子之文

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

下

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

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

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

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

司馬兵法之言

今吾追國是迫歸衆

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

皆左氏傳文

況大衆乎嵩

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

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

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

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

酈音歷

時在

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

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

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

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

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

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

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

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

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闔豎

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

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

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

風音諷謂諷動也

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

備音服說文曰備牛乘馬

備古服字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

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獻帝春秋曰初卓為

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耳及卓被誅

以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

以流星策免

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

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

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

郎嵩為人愛慎盡勤

劉攽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

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

後漢書卷之百一
朱雋傳
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間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

解對。

規被錄古對雋爲備錢以解其事

母旣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

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

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圭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雋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童僕之調發，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

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裒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為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

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

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

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為亞卿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

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

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
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
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
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
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
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
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
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
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

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

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

忠遂殺之餘眾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

雋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

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城

縣南精山在其南

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

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

邑五千更封錢塘侯

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

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劉敞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

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發復有黑

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

石左髭文八年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掾成

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哇

固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蝟音才由反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

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言飛

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鬚之貌也

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

者六七十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

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

山谷寇賊更相交通眾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

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

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

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為

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

事在紹傳復拜雋為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

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

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

後漢書卷之五十八 朱雋傳
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人，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爲傕、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

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瑯琊相陰德東海相

劉馗馗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孔融沛相袁忠太

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

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

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劉放曰案刺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

云云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

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縉紳有

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尅濟禍

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

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

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

不顛顛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

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李傕用太尉

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

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

天子詔乎且催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執力

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

催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

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
鎮關東未發會李催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催相
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雋與
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催和汜不肯遂
留質雋等雋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
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朕倉卒之時春秋

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
賑宜社之肉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於
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

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闞為王王子闞不
肯劫之以刃王子闞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
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
告我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
之葉公子高率楚眾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
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
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故梁衍獻規山

東連盟而舍格天之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

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師及袁氏也書稱
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

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
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
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

華嶠譜序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

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

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焉策歛

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

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

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

亦行身之要與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

成而不居雋捷陳頴亦弭於越謂平許昭也於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

王命並邁屯魔魔猶曠也

後漢書卷之一百二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字仲穎

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隴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

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羗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其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

說文曰徼巡也

前書曰仲穎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

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

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橐鞬

為羗胡所畏

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

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

美陽

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

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

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

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

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

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

温

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

堅字文臺吳郡

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

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

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

不敢戰若走入羗中并力討之則凉州可定也慎不

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

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

羗卓於望垣北

望垣縣屬天水郡

為羗胡所圍糧食乏絕進

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而潛從隄

下過軍

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

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豨鄉

侯邑千戶

豨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台

三年春遣使者持

節就長安拜張温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

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

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

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

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贇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

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其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

眾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

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其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

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使督統諸

部忠恥為眾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

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

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

廩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老名廩為牢妻子饑凍牽挽臣車

使不得行羗胡敞腸狗態言羗胡心腸敞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敞作慙方言

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慙急性也慙音芳別反慙音芳于反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

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

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

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

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

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

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

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

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

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

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側亮反寒也潰癰雖痛勝於內

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

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

放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

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

亦曰張讓等悞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

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

珪等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

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

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

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

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

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

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

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

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

而并其眾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畧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卓

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

久不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

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

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

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

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

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

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

立不明太甲湯孫太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昌邑罪過千

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

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

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

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

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皇后賊迫永樂太后孝

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

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

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直戀反郿今岐

州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鑕詣闕上書

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

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人朝不趨劔履上殿

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是時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

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

索取之也一曰牢渡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

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

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

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

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

以充鑄焉鍾虞以銅為之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跗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

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

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鑿時

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二輔舊事曰秦王立

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

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闈宦誅

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

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秘侍中汝南伍瓊英雄記

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秘音秘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避其

耳諱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

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

韓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為兗州刺

史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英雄記

緒九州春秋伯為冑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

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

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

瓊周秘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

瓊周秘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

瓊周秘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

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
 為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
 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
 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秘
 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
 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
 負遂斬瓊秘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
 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劉放曰案文當云請不
 以及罪多一為字又倒以
 卓既殺瓊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大夫於

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

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
 時日吉

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

步騎驅感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

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

○劉放曰官府居家
 家案文少一人字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

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

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
 城

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

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創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

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

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

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

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

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

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太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眾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

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

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

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

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更擊呂布

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

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

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

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

屯華陰。典略曰：煨在華陰，特脩農事，天子東遷，煨迎貢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壹，回反。

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董卓傳

御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

璠音煩又音甫袁反

持節拜

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

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轡時人號竿

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瓜者蓋弓頭為瓜形也轡音

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轡竿摩

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

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

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

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髻亂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

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

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

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廻

一里一百步

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

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

外

橫音光

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

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

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

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

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

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

塞天變前温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温參軍勸

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

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

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

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

穰苴斬以徇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三軍郵音緇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

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温不能

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子伯慎漢官儀曰少温穰人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

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

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

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

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

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

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

斃時王允與吕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

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

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三年四月

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

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

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

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

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

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

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

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

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

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义卓車

或义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主簿田儀九州春

景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

陛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

賣其金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

攻卓第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

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

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績縠純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惟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惟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畧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

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獻帝紀曰輔帳下支

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催汜等

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尉遷討虜 日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

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

日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

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即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榮戰死軫以眾降催隨收兵比至長安已

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袁宏紀曰蒙圍為催所殺

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

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引催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

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

宣平城門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

於是大赦天

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

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曰臣無作威作福

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催等不應自拜署催為陽武將軍汜為楊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遂

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

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

之灰合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

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豕戶開，大風暴雨，水

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家，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催又

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氾後將軍，稠右

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氾稠共秉朝政，

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

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廡。又風如冬時。帝使御

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催所枉

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計，請

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

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

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

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遂騰見天下方亂，

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

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

郎將劉範馬子、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

稟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

斬稟 合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

梟首 騰催既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

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

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

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

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

相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

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

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

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

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

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

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

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聞出太倉

米豆為饑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

賦布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

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劉攽曰案文閣當

作閣閣門也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

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

坐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由是

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謂曰李催

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

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鼓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

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

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紋

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

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

使兄子暹音織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

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

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

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

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烧宮殿官府居人悉

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

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

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

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

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

催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烧屋火不然又貫催耳催

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

又

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是

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

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饑渴流離上

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

食賜宮人左右催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尋復欲徙帝於池

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

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

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

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畧士眾足辦郭多不多

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

又汜一名多鄴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

乎催怒呵遣鄴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鄴

得以免催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

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

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

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

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

歸十反乃許袁宏記曰濟從天官令孫車駕即日發

薦校尉張式宣諭十反

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惟兵數百人

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

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

度橋士眾咸稱萬歲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

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

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

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竝侍送乘輿汜遂復欲

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傕

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

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

乃少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

十餘日不下袁宏記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

言曰段熲欲反上曰熲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熲不

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熲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

南奉承定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

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

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

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

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

符策典籍畧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

凍死及嬰兒隨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

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

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一

而瘞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

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

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

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

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

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

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

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傕汜繞

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

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

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使

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高十餘丈乃以綃縋而下縋音直餘人或匍匐岸側

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

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

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

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

奪凍溺死者甚眾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

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住穴尚存然後幸李

樂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

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

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

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

節開府其壘壁群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

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

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齋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

劉放曰注遣婢詣省問或案問當作問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

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

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

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

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

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

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因以楊名

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據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竝無足觀也乃

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

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

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

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竝留宿衛暹於

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

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臬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

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

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

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

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中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眾

議郎羅邵伏德趙莊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旌死節也

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

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

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狹中大敗之奉暹奔袁術遂

縱暴楊徐之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

還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殺

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饑

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

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

族典畧曰催頭至以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閩鄉侯

有詔高縣之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

今統州縣也說文閩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

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

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

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

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

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

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

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竝開府後徵段

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

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

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

州刺史韋康太僕瑞之子也弟復據隴右十九年天

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

以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

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詣敘家又云得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

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即稽首

韓遂走金城羗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

故稱河首也 **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

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闕為情詩大雅曰闕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 **因遭**

崩剝之執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 **故得蹈籍彘倫毀裂畿服**

彘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彘倫攸敘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 **夫以剗肝**

斲趾之性斲剖也斲斬也紂剗剔孕婦 **則群生不足**

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

蔡邕何顯荀爽等 **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

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

天下未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崑岡之火自

之有也書曰火炎崑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

茲而焚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上帝版版

下人卒癘毛萇注云版反也癘病也言厲王為政反

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

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

日人生實難其天地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

有不獲死乎以萬物為芻狗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

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過剝成災易曰大過棟橈

有利有攸往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方夏崩

小人長也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

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

稜遂廣左傳曰多行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中車

五輅纏連也無禮必自及區服傾回人神波蕩氏掌王之

魏象闕也

後漢書卷之一百二 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二

後漢書卷之一百三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

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

後○劉敞曰註案王恭當作恭王

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

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

後漢書卷三十三 劉虞傳
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

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畧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

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人青冀

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

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
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
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
百餘萬口皆收視温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
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
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
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以自強大而
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
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

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

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

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

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

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

勦力說文曰勦力并力也左傳曰勦力同心音力濁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

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

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

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

烏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蒙險間行奉使長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

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

猶黷武

儀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

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

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

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

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

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

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

後漢書卷三十一 蠻夷傳
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狗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

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

與官屬北奔居庸縣。

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

瓚追攻之，三日城

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

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

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

事辯慧

典畧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

太守奇其才以女妻

之

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

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

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

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

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

恐或不還便當長辭瓚坐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

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

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

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

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

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

涼州賊

賊即邊章等

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

璜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

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璜追

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棄妻

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璜深入無繼反為丘力

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

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

雪墜阮死者十五六虜亦饑困遠走柳城劉放曰案遠當作

詔拜璜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

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放曰案驚當作警璜輒厲色

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璜聲

憚其勇莫敢抗犯璜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

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

馬長史乃畫作璜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

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璜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

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

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璜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

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

數萬兩奔走渡河璜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

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

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

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

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

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河

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古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以

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

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

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

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許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

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專以誅忠等為董卓造為亂

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王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

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逆竄逃亡忝辱爵命

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

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

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董卓恨紹起兵

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

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

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

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阜囊施

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阜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

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亡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

亂階梯也詩曰職為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

者賂遺財貨與其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

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

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

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

陵相姚貢紹以貪憚憚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

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

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

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

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

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

公孫瓚傳

之盟

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晉文為踐

土之會

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

伐荆楚以致菁茅

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

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誅曹衛以章無禮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

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

臣雖闕茸名非先賢

闕猶

下也茸細也闕音吐蓋反茸音人勇反

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

奉辭伐罪

鈇音方于反莖也鈇斧也

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

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

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

庶續桓文忠

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

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

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

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

於界橋

橋名解見獻帝紀

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

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

擊於巨馬水

水在冀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道縣界流入

大破其衆死者七

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

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

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

左傳齊侯伐魯語展

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

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

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

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

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 乃盛脩營壘

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

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

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

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

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

紹將翹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

鮑丘水名也又名潞水在今幽州漁陽縣 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

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翹義軍糧盡士卒饑困

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

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

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

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

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

後漢書卷三十一
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卽櫓字見說文

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

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

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

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

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

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戾歸人滴水陵高湣音

反喻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

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淫起火為

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

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侯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

易其詞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

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

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

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

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

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

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

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

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

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

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

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群者

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

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

易曰卑

以自牧

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

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

糾收也。劉牧曰糾人完聚稽案人下少一字

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

繕兵昭武

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

以臨群雄之際

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天運猶天命也

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

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倉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

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

長必大成

少為諸生仕州郡

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

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

可轉轉則勝人

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

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

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

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

東將軍封溧陽侯

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

是時徐方百姓殷盛

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段熲傳 古
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

守

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

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

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閻宣自稱天子

○劉放曰

案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閻誤

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

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

縣名屬東

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

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

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

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

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

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取慮音秋間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

泗州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

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

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

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殲盡也左傳曰門宮殲焉興

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

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

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

笮音側格反

聚眾數百往依於謙

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

屠寺

浮屠佛也解見一四卷傳

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

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獻帝春秋

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貢以巨萬

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

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

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

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

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

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邪聽目不

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

正烈於外仁能洽下忠以衛國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

勵勉也

仁能洽下忠以衛國

伯珪疎獷武才趨猛

趨音去驕反

虞好無終紹執難竝徐

方殲耗實謙為梗

昭和四十四年三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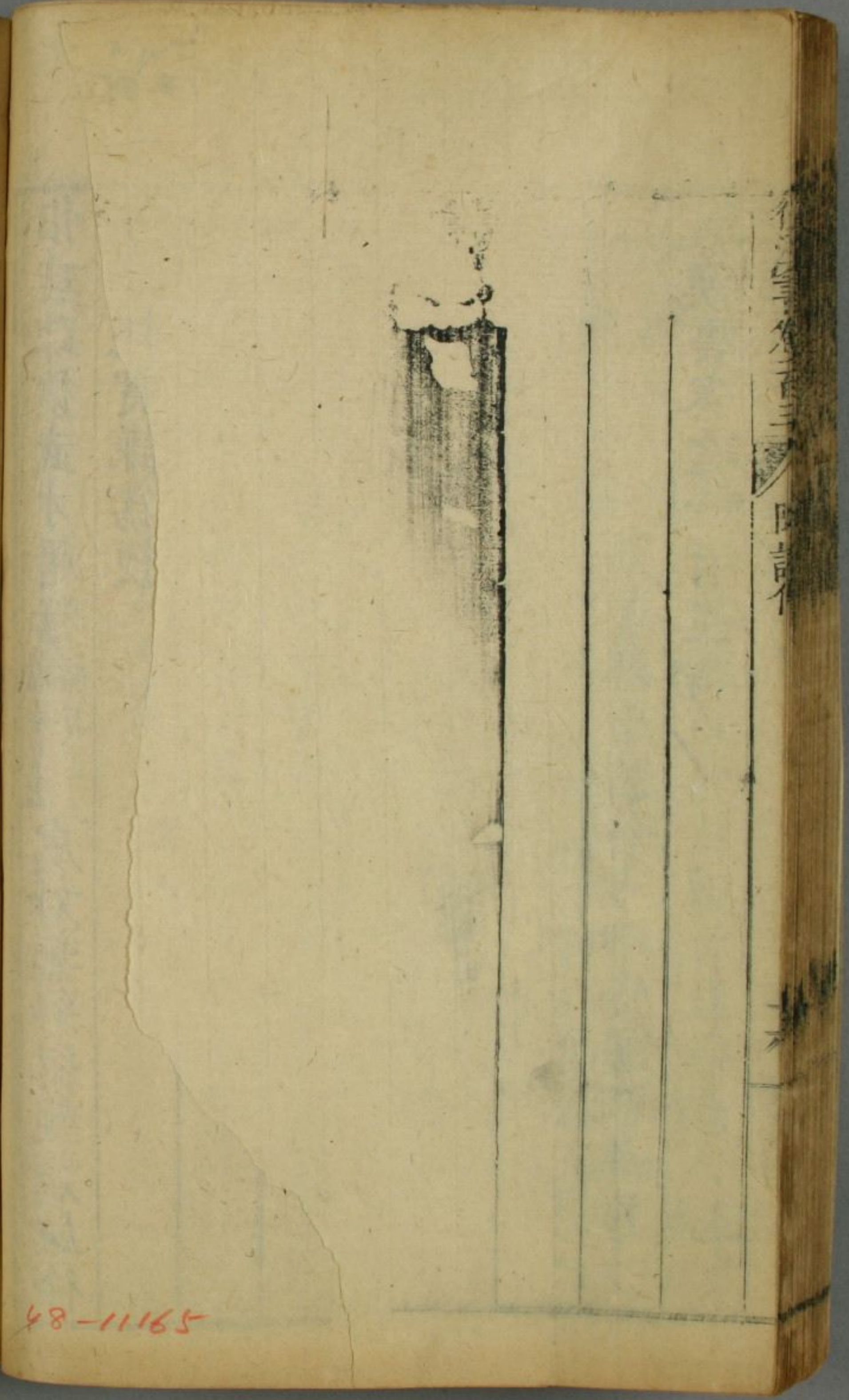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之一百三

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三

實謙專

十一



行
...
...
...

48-11165

